

科考之助：清代杜诗接受的特殊形态

孟国栋

内容提要 乾隆二十二年（1757），科举考试重新加入试律诗，此类应试诗歌的核心即诗题得句。试律诗的出处虽广涉经史子集，但各省乡试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者多达76道，远超其它典籍。试律诗主要围绕得句展开刻画、敷写，数量众多的诗题均出自杜诗，势必要求士子们从解题、诗法及具体写作上都围绕杜诗展开。因此即便在日常，士子们也需要不断地研习和揣摩杜诗。对于杜诗接受而言，这显然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可以看作清代杜诗接受的特殊形态。

关键词 清代科举；诗题得句；试律诗；杜诗；接受史

基于对杜甫人格魅力和杜诗艺术魅力的双重推崇，自唐人开启扬杜之先河，杜诗日益成为后世学者心目中的典范。不仅学杜、注杜者代不乏人，对杜诗的接受、学习和研究也逐渐变成一种专门之学——金人元好问便明确标举“杜诗学”，此后可纳入“杜诗学”范畴的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可见杜诗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在“杜诗学”的发展进程中，清代可谓自宋以来的第二次高峰。清代的好杜者和学杜者们通过注解、评点、刊刻等多种方式对杜诗进行了研习与阐释，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献资料，学界对此已有较为全面的总结和研究。但现有成果多集中在单行的杜诗学专书或名家的论杜之言，对散见于群籍中的资料关注不足。如果将研究视野拓展到清代科举考试视域下，我们发现还有一种颇为别致的杜诗接受方式——即以杜甫的某一诗句作为诗题，以排律的形式腾挪敷衍，描绘、刻画或阐释杜诗。这种演绎杜诗的现象，较为集中地出现在清代各类考试和诗课场合的试律诗中，是研究杜诗接受史不可或缺的材料，然而相关研究却尚付阙如^[1]。

一 遭遇科考： 清代试律诗中的杜诗得句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会试开始，消失了400多年的试律诗又重新被纳入科举考试中。此后

通过各种规定，试律诗被推广到各类考试和选拔人才的场合，日益制度化。除乡、会试外，另有宗室乡、会试，考差之试，翰詹之试，贡生考试，生员岁、科二试及学政观风之试，巡幸献诗，臣工应制或考官拟作，普通学子之诗课等。这种制度一直延续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西南五省乡试，长达140余年，使得清代中后期士子几乎从受学伊始就需要长时间，甚至一辈子研习、写作试律诗。

根据规定，乡、会试中的试律诗标准体式是五言八韵排律。至于诗题的具体格式，早在乾隆二十七年（1762）就已确定：“诗题应正书‘赋得某句’，旁注‘得某字五言八韵’，遗漏舛错者议处。”^[2]也就是说，试律诗的诗题为“赋得某句得某字五言八韵”。“某句”即乡会试中诗题的得句，得句必有出处，正如商衍鎏所说：“或用经、史、子、集语，或用前人诗句。”^[3]实际上，前人诗句亦属集部。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67科会试诗题，出自集部者多达35题^[4]。乡试诗题得句的来源如何？出自集部者的具体情况如何？这些问题尚缺乏系统而深入的研究。

曾有学者指出“乾隆朝乡、会试中的试律诗得句已有近四成来自集部”^[5]，出自杜诗者亦有多首。但这样的统计仍不够全面，欲了解乡、会试中采用杜诗得句的详情，还需要全面考察乾隆二十二

年（1757）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行的所有会试和乡试。这期间举行的会试诗题得句没有出自杜

诗者，但67科乡试中却有50科诗题得句出自杜诗，详情如下表所示：

序次	乡试科分	省份	乡试诗题	得句出处（杜诗篇目）
1	乾隆三十年乙酉科 (1765)	云南	赋得“万里共秋辉”得“清”字（按：原诗作“万里共清辉”）	《月圆》
2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 (1771)	江南	赋得“月涌大江流”得“源”字	《旅夜书怀》
3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科 (1777)	山东	赋得“造化钟神秀”得“宗”字	《望岳》
4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恩科 (1779)	贵州	赋得“千崖秋气高”得“清”字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5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 (1783)	江西	赋得“月涌大江流”得“秋”字	《旅夜书怀》
		四川	赋得“月彩静高深”得“楼”字	《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楼宴》
6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恩科 (1788)	广西	赋得“月傍九霄多”得“秋”字	《春宿左省》
7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恩科 (1789)	江南	赋得“重与细论文”得“和”字	《春日忆李白》
8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恩科 (1794)	四川	赋得“赏月延秋桂”得“延”字	《夔府书怀》
9	乾隆六十年乙卯恩科 (1795)	湖北	赋得“月涌大江流”得“秋”字	《旅夜书怀》
		广东	赋得“攀桂仰天高”得“香”字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其一
10	嘉庆三年戊午科 (1798)	山东	赋得“一览众山小”得“东”字	《望岳》
		四川	赋得“词源倒流三峡水”得“流”字	《醉歌行》
11	嘉庆五年庚申恩科 (1800)	四川	赋得“新月动秋山”得“秋”字（按：原诗作“星月动秋山”）	《草阁》
12	嘉庆六年辛酉科 (1801)	山西	赋得“攀桂仰天高”得“天”字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其一
		四川	赋得“清高金茎露”得“金”字	《赠李十五丈别（李秘书文巖）》
13	嘉庆九年甲子科 (1804)	陕西	赋得“东来紫气满函关”得“东”字	《秋兴八首》其五
		四川	赋得“攀桂仰天高”得“高”字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其一
14	嘉庆十二年丁卯科 (1807)	云南	赋得“下笔如有神”得“如”字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15	嘉庆十三年戊辰恩科 (1808)	四川	赋得“攀桂仰天高”得“香”字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其一
16	嘉庆十八年癸酉科 (1813)	山东	赋得“红见东海云”得“红”字	《晴》
17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科 (1816)	浙江	赋得“攀桂仰天高”得“秋”字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其一
		广西	赋得“千崖秋气高”得“秋”字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18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 (1819)	顺天	赋得“心清闻妙香”得“心”字	《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一
		河南	赋得“清高金茎露”得“茎”字	《赠李十五丈别（李秘书文巖）》
19	道光元年辛巳恩科 (1821)	四川	赋得“浣花草堂”得“诗”字	《相逢歌赠严二别驾》（一作《严别驾相逢歌》）
20	道光二年壬午科 (1822)	山东	赋得“齐鲁青未了”得“秋”字	《望岳》
21	道光五年乙酉科 (1825)	四川	赋得“天虚风物清”得“秋”字	《独坐》
		贵州	赋得“千崖秋气高”得“秋”字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22	道光八年戊子科 (1828)	湖南	赋得“秋晚岳增翠”得“秋”字	《湖中送敬十使君适广陵》
23	道光十一年辛卯恩科 (1831)	陕西	赋得“露下天高秋气清”得“清”字	《夜》

续表

序次	乡试科分	省份	乡试诗题	得句出处（杜诗篇目）
24	道光十二年壬辰科 (1832)	四川	赋得“淡云疏雨过高城”得“清”字	《院中晚景怀西郭茅舍》
25	道光十五年乙未恩科 (1835)	陕西	赋得“东来紫气满函关”得“东”字	《秋兴》其五
26	道光十七年丁酉科 (1837)	山东	赋得“安得广厦千万间”得“才”字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7	道光十九己亥科 (1839)	江南	赋得“重与细论文”得“时”字	《春日忆李白》
28	道光二十年庚子恩科 (1840)	云南	赋得“雕鹗在秋天”得“秋”字	《奉赠严八阁老》
29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科 (1843)	四川	赋得“万点蜀山尖”得“秋”字	《送张二十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
30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恩科 (1844)	山东	赋得“荡胸生层云”得“云”字	《望岳》
		云南	赋得“晴天养片云”得“晴”字	《秦州杂诗二十首》其一
31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科 (1846)	广西	赋得“已觉气与嵩华敌”得“山”字	《闽山歌》
32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科 (1849)	四川	赋得“每依北斗望京华”得“心”字	《秋兴八首》其二
		广西	赋得“千崖秋气高”得“高”字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云南	赋得“月傍九霄多”得“秋”字	《春宿左省》
33	咸丰二年壬子科 (1852)	河南	赋得“露下天高秋气清”得“秋”字	《夜》
		云南	赋得“千崖秋气高”得“多”字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34	咸丰八年戊午科 (1858)	陕西	赋得“水面月出蓝田关”得“陂”字	《溪陂行》
		四川	赋得“万里桥西一草堂”得“西”字	《狂夫》
35	同治元年壬戌恩科 (1862)	湖南	赋得“净洗甲兵常不用”得“河”字	《洗兵马》
36	同治三年甲子科 (1864)	顺天	赋得“一洗万古凡马空”得“龙”字	《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广西	赋得“政简移风远”得“风”字	《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
37	同治六年丁卯科 (1867)	四川	赋得“巫峡秋涛天地回”得“秋”字	《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
		广东	赋得“二三豪杰为时出”得“时”字	《洗兵马》
		贵州	赋得“净洗甲兵长不用”得“兵”字	《洗兵马》
38	同治九年庚午科 (1870)	山东	赋得“安得广厦千万间”得“欢”字（带补乙卯科）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9	同治十二年癸酉科 (1873)	山东	赋得“荡胸生层云”得“层”字	《望岳》
40	光绪元年乙亥恩科 (1875)	江南	赋得“重与细论文”得“论”字	《春日忆李白》
		山东	赋得“平野入青徐”得“楼”字	《登兖州城楼》
		广东	赋得“诗成珠玉在挥毫”得“挥”字	《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
41	光绪二年丙子科 (1876)	福建	赋得“南飞觉有安巢鸟”得“飞”字	《洗兵马》
		甘肃	赋得“千崖秋气高”得“秋”字（带补甲子科）	《王阆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42	光绪五年己卯科 (1879)	甘肃	赋得“陇月向人圆”得“圆”字	《宿赞公房》
		四川	赋得“竹寒沙碧浣花溪”得“溪”字	《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三
43	光绪八年壬午科 (1882)	甘肃	赋得“应图求骏马”得“求”字	《上韦左相二十韵》
44	光绪十一年乙酉科 (1885)	陕西	赋得“月傍九霄多”得“多”字	《春宿左省》

续表

序次	乡试科分	省份	乡试诗题	得句出处（杜诗篇目）
45	光绪十四年戊子科 (1888)	山东	赋得“海右此亭古”得“亭”字	《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陕西	赋得“华岳峰尖见秋隼”得“秋”字	《魏将军歌》
46	光绪十五年己丑恩科 (1889)	江西	赋得“攀桂仰天高”得“天”字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其一
47	光绪十七年辛卯科 (1891)	浙江	赋得“赏月延秋桂”得“秋”字	《夔府书怀》
		四川	赋得“峡云笼树小”得“云”字	《送段功曹归广州》
		贵州	赋得“野馆浓花发”得“浓”字	《送翰林张司马南海勒碑（相国制文）》
48	光绪十九年癸巳恩科 (1893)	顺天	赋得“秋鹰整翮当云霄”得“才”字	《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
		河南	赋得“词人解撰河清颂”得“人”字	《洗兵马》
		四川	赋得“吴蜀水相通”得“图”字	《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
49	光绪二十年甲午科 (1894)	山西	赋得“远水兼天净”得“天”字	《野望》
50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科 (1897)	陕西	赋得“西岳崢嶸竦处尊”得“尊”字	《望岳》
		四川	赋得“正直原因造化功”得“功”字	《古柏行》

按：此表乡试诗题情况主要据《清秘述闻三种》（张伟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编列，个别地方据其他文献补。

由上表可知，在清代中后期举行的67科乡试、1044道诗题中^[6]，有50科、76道诗题得句来自杜诗，约占总诗题的7.3%，比例看似不高，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其他别集^[7]。试律诗的诗题得句广涉经史子集，乾隆五十五年（1790）状元石韞玉曾言及诗题得句所涉之广：“制艺命题止于四子五经，诗题则百家之说皆可取资，士子非博极群书，将茫然不知所谓。”^[8]出自集部的诗题，既可从文又可从诗中产生，古代文人数量难以统计，杜诗在清代乡试中一枝独秀，个中缘由值得探讨。

二 唯杜是崇：杜诗得句频现之缘由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杜诗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或者说为什么杜诗会成为科举考试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诗题得句？

首先，与当时普遍流行的崇杜思潮密切相关。明末清初至乾嘉间，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崇杜热潮，一时间抄杜、注杜、评杜的风气大开。崇杜思潮的流行不仅加速了杜诗的普及，还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命题导向。乾隆二十三年（1758）朝廷规定：“外省乡试诗题，惟期于中正雅驯，不得引用僻书私集，有乖科场体制。”^[9]试律诗的命题范围虽广

涉经史子集，但不得使用僻冷的书籍，“某句”的由来也必须符合“中正雅驯”的科场体制。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杜诗逐步经典化，成为最能代表古代诗歌艺术水准的作品。对清代士子而言，杜诗可能是他们最容易接触到的诗集之一。笔者根据《杜集叙录》统计，自清初至嘉庆年间，各种单行的杜集注、评、选本即多达300余种。最为后人熟知的杜诗经典注本，如《读杜心解》《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等也都在此间问世。即使截止到乡试中首次采用杜句的乾隆三十年（1765），杜诗的各种评注本也有200多种。杜诗评注本的大量刊行，使世人获取或学习杜诗变得更加便捷。朝廷的某些崇杜之举，也使得士子们有机会大量接触杜诗。乾隆十五年（1750）皇帝御定的《御选唐宋诗醇》，逐渐成为全国各地府县学宫及书院的必备书目。朝廷明文规定：“御纂诸书，颁发各直省，依式刻板流传，并分给各学，存储尊经阁，俾士子咸资诵习。书坊贾肆愿行刊印者，听其颁行各省者。”^[10]《唐宋诗醇》作为皇帝“御选”之书赫然在列，根据记载，直到清末，不少地方的尊经阁中都确有此书，甚至还不止一部。《唐宋诗醇》最大的用途便是当作备考科举之资。乾隆二十七年（1762），朝廷下令：“闾中旧存书籍，残缺不完，试官每移取

坊间刻本，大半鲁鱼亥豕，自命题发策以及考信订讹，迄无裨益。应将乡、会两试需用各书，汇列清单，就武英殿请领内府官本。”^[11]其中亦包括《唐宋诗醇》。各级士子要想取阅此书，均较为便利。《唐宋诗醇》作为钦定的唐宋六大家诗选，杜诗居其最，选诗多达722首，几乎是李白、白居易等人的两倍。更重要的是，此书很大程度上以杜诗作为衡量其他五家诗的标准。由于杜诗被乾隆帝打造为“性情之正”的标杆，因此无论在士子还是主考官心中，入选《唐宋诗醇》的杜诗自然符合“中正雅驯”的标准，其诗句也可作为乡试诗题的得句。如四川乡试，从嘉庆三年（1798）至十三年（1808）的六科，除嘉庆十二年（1807）外，其余五科的诗题得句都源自杜诗。这或许与杜甫长期流寓四川有一定关联，但杜诗出现频率如此之高，恐怕与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崇杜思潮密不可分。

崇杜风气不仅影响着清初以来的普通文士，还逐渐影响到馆阁之臣，甚至对朝廷的一些活动也产生了影响。这可追溯到康熙早年，据毛奇龄《制科杂录》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举行博学鸿词科时，皇帝在考试前一日命内阁学士及翰林院掌院等人拟题，内阁学士项景襄所拟之题为一论、一诗，诗题为《赋得春殿晴薰赤羽旗》^[12]，得句即出自杜甫《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虽然该题最终未被采纳，却可由此看出杜诗在当时馆阁重臣心目中的地位。又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五月间，皇帝曾令翰苑诸臣在各人轮值时以诗文应制，十五日，“检讨胡作海，编修仇兆鳌、徐元正、汪灏入直，拟赋得衣露净琴张应制五律，限五微”^[13]。诗题得句亦源自杜甫《夜宴左氏庄》。

其次，官方的尊崇也是杜诗得句频频出现的推手。《大清会典》记载：“凡试，规会试及顺天乡试，书义三题，诗题皆由钦命……各省乡试，四子书题、诗题，皆正副考官公定。”^[14]这就意味着会试与顺天乡试诗题乃出于皇帝“钦定”，其他各省乡试之诗题则由每科正、副考官商量后敲定。

无论皇帝还是主考官对杜诗都极为推重。就帝王而言，除了乾隆，嘉庆帝也非常尊崇杜诗。从潜邸到当政，他曾多次推扬杜诗，认为杜甫是继《诗经》之后力挽狂澜者：“毛诗三百篇，谁能继其后？

少陵振金声，独奋回澜手。”故而杜甫能够让后世“千秋仰宗风”以至于“诗坛名不朽”^[15]。又因杜诗不仅“诗笔雄”，更“言志贵得正”，因此他两次经过济宁南池时，都“展拜心致敬”，感慨杜诗“伟哉不朽言”^[16]。与乾隆一样，嘉庆的诗集中，也存有大量试律诗——潜邸时即有恭和其父之试律诗，即位后亦有大量乡、会试及考差、朝考、散馆等诗题之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还集中写过不少以杜诗为题的试律诗习作（均非出现在考试场合，或许仅是其窗课之作），如“水流心不竞”（《江亭》）、“四月熟黄梅”（《梅雨》）、“接叶暗巢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江入度山云”（《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17]等。此外，从嘉庆六年（1801）至光绪十二年（1886），朝廷又增设宗室乡、会试，考试题目包括四书文一篇、五言八韵试律诗一首。其中亦有4科诗题出自杜诗，3次均出现在嘉庆年间：嘉庆九年（1804）甲子科乡试——赋得“月林散清影”得“清”字（《游龙门奉先寺》）；嘉庆十三年（1808）戊辰恩科乡试——赋得“野云低渡水”得“低”字（《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嘉庆二十五年（1820）庚辰科会试——赋得“好雨知时节”得“时”字（《喜雨》）。宗室乡、会试之诗题自然也出自皇帝钦定。不仅如此，嘉庆帝还有多首依题范作，如嘉庆九年（1804）宗室乡试诗题^[18]、嘉庆十三年（1808）宗室恩科乡试诗题^[19]等。虽是依例之作，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嘉庆帝对杜诗的尊崇。

至于考官对杜诗的重视，可从不少乡、会试考官的言论中窥其一斑。如乾隆五十一年（1786），潘奕隽充当贵州乡试副考官时，就在策问中提到：“夫诗以道性情，必原本忠孝，根柢风骚。若李杜韩白之于唐，苏陆之于宋，乃能当大家而无愧。我皇上文思天纵，鸿章巨什，集千古之大成，《御选唐宋诗醇》颁行海内已久，诸生溯风雅之渊源，诵圣人之制作，必有奋勉兴起、和声以鸣国家之盛者，愿以心得者著于篇。”^[20]道光年间龙启瑞也说：“杜韩苏黄诸大家全集能涉猎更佳，其选本则谨奉《钦定唐宋诗醇》作圭臬足矣。”^[21]甚至一些地方官也告诫士子：“恭读《御选唐宋诗醇》，如杜之激昂，韩之崛奇，李、苏之纵肆，咸登于集，为

天下之式。”^[22] 这些话语中有两个较为重要的指涉，一是都承认杜诗的典范性，二是都提到科举备考书籍《唐宋诗醇》，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官员对杜诗均极为推崇。阅读杜诗固然以杜集最为全面，但如果为了应付科考，《唐宋诗醇》无疑更为便捷和有效。

虽然短时间内我们无法一一考察这 50 科以杜诗为诗题得句的乡试考官是否都有“宗杜”倾向，但在一些特定时期，尤其是乾、嘉二朝，皇帝本人都频频鼓吹杜诗，上行下效之风很容易生成，进而产生了一种官方态势的崇杜风气。在这种形势下，科场选择杜诗作为诗题得句也就顺理成章了。在清代乡试（包括宗室乡会试）中，杜诗成为集部得句的主要来源，也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当时的官方意识中杜诗有着其它诗歌难以比拟的地位。

三角逐场屋：试律诗中的杜诗接受

据《大清会典》记载，每科各省乡试取中人数通常为：顺天，正榜 270 名，副榜 42 名；江南，正榜 114 名，副榜 22 名；江西、浙江，正榜皆 94 名，副榜皆 18 名；福建，正榜 87 名，副榜 17 名；湖北，正榜 47 名，副榜 9 名；湖南、广西，正榜皆 45 名，副榜皆 9 名；河南、广东，正榜皆 71 名，副榜皆 14 名；山东，正榜 69 名，副榜 13 名；山西、四川，正榜皆 60 名，副榜皆 12 名；陕西，正榜 41 名，副榜 8 名；甘肃，正榜 30 名，副榜 6 名；云南，正榜 54 名，副榜 10 名；贵州，正榜 40 名，副榜 8 名^[23]。取中人数大致如此，参考人数则远远超过此数。即以湖南而言，乾隆二十七年（1762）乡试，举子有“四千余人”，取中“四十六人”^[24]；道光二十九年（1849）乡试，考试人数亦是“四千有奇”，而“得士如额”^[25]，可见其取录比例约为 1%。又如江西，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十四年（1789）恩科两次乡试，考生分别为“八千有奇”“八千余人”^[26]，但其正榜定额人数为 94 人，取中比例亦约为 1%。个别省份取中比例虽然略高，但大多也不会超过 2%，如乾隆三十九年（1774）河南乡试，应考者为“四千六百五十有奇”，仅“得士七十一人”^[27]。

总体看来，各省乡试的取中率仅为 1%~2%。

上文曾及，杜句遍及全国 50 科、17 省乡试试题中，有时一科内便有 3 省诗题得句出自杜诗。乾嘉时期个别省份的乡试诗作已荡然无存，即使是取中者的试律诗，也已百不存一，我们却可由应考人数对以杜诗为得句的试律诗数量进行推算。各省每科乡试应考人数少者不到三千，多者则可能过万，即以最少者计算，若该科乡试诗题得句恰为杜诗，至少也有近三千人以试律诗来敷衍相应的杜句，对于杜诗的研习来说，这是一个较为可观的数字。再大而言之，在清代各省乡试中，杜诗共出现过 76 次，以杜诗为得句的试律诗曾经有数十万首。可见在这种制度下，研习杜诗的人数是极为惊人的。

与清代试律诗的创作进程相始终，杜诗接受也呈现出了新气象。我们可举数例加以说明。乾隆三十六年（1771）江南乡试诗题为“赋得月涌大江流”，且看第 93 名举人王兆鲲之诗：

苍溟月为窟，岷山江发源。团团呈皎洁，混混自澜翻。一色连天际，双流赴海门。银毯涛里簸，金镜浪中掀。楚甸光平接，吴山势欲吞。乘风影荡漾，触石响潺湲。不羡看飞瀑，宁夸闻涌溢。共钦明德远，清晏沐皇恩。^[28]

作为试律诗，该诗首联类似于八股文中的破题，点明月与江各自的源头；二、三联刻画月与江各自的状态。逐渐展现出天地之间似乎惟有月与江二物，虽然一在天、一在地，但两者开始逐渐交融。第四联则是两者已然交融后的情景，月亮此时宛若江涛里的一个银球，翻滚不已，江面在月色照耀下如同一面镜子，江中的浪涛则犹如在镜面上掀动不已的波纹。此联颇为形象而唯美地呈现出月色如何与江流融会的场景。第五联视野进一步扩大，从近距离转向远距离，想象着水月交融下江流奔腾的气势；六、七联从色、声两方面继续描绘江流之涌动。最后一联则是试律诗的一般格式，即以“颂圣”结尾，虽与杜句无明显关系，但还是由“月”与“江”衍发而出：“明德”既指月亮之明，又指君王美好的德性，“清晏”既指江流之清澈安宁，亦指四海清平。因此这两个词都具有双重意蕴——从具体物象走向象征意蕴，形成一种有所依托的“颂圣”，非凭空式的阿谀之辞。总体而言，此类诗歌

所描绘之景虽然并非真实情形，但该诗对杜诗“月涌大江流”这一意境的描绘、刻镂却颇见功力，可见作者对杜诗的把握也是较为精准的。

又如光绪元年（1875）江南乡试，解元万人杰与副榜刁宗楷二人的诗作：

赋得重与细论文 得论字五言八韵 万人杰

自别青莲后，文章孰与论？重来寻旧约，细处溯真源。蜗角名同寄，牛毛理或存。寸心参得失，分手几寒温？唾拾珠玑屑，功舍斧凿痕。阵严仍守律，筌弃岂忘言？神妙毫颠到，波澜舌底翻。载吟工部句，献赋沐天恩。^[29]

赋得重与细论文 得论字五言八韵 刁宗楷

自别青莲后，文章未细论。还期重把袂，相与并开樽。检点新编富，研磨旧学温。引丝机有绪，吐玉屑无痕。两地衷情密，三唐格律尊。梦怀花管远，迹想草堂存。饭颗前游续，兰盟夙好敦。升平资黼黻，珥笔荷隆恩。^[30]

乍看起来，这两首诗似乎难分轩轻，但为何万占得鳌头，刁却落入副榜？原因可能有多方面，抛却其它因素不论，仅就诗歌本身而言，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二诗解题之首句虽然完全相同，第二句却略有差异。相较而言，万诗的第二句更切合杜诗本意，“孰与论”三字紧扣杜诗“忆李白”的指向；刁诗之“未细论”则更多体现自己对诗的态度。第二联，万诗想象李、杜“重聚”后论诗之景，尤其注重刻画杜诗中的“细论”，之后数联都从这二字着眼。如“细论”要如辨析牛毛之微一般，且要讲究律法之严苛等。最后一联则在点明出处的基础上“颂圣”。诗中的典故大多是化用杜句而来，显得极为切合。刁诗第二联“还期”二字从“期待”的角度想象“论文”之情，与题意较为贴合，后面的诗句也有“论文”之意，却忽略了对“细”的刻画，或者说缺少了“细论”的具体情景，就显得流于表面了。且全诗更多的是想象李、杜之间的友情，与诗题略有隔膜。刁宗楷诗，虽然其房师总批曰“诗深稳”、加批曰“措词细腻，落笔浑成”，但与万诗仍有高下之判。

清末民初颇有名望的学人金武祥也参加了这一科的江南乡试，虽然他颇为自得地总结出一条试律诗诗法，但他这一年再次铩羽而归，据其回忆：

乙亥，江南闱题为“重与细论文”，余诗云：“久盼重逢乐，交从李杜敦。奇文应共赏，离绪不堪论。艳说花生笔，狂邀月到樽。吹台同揽古，乐府独承恩。万丈光争吐，三秋兴尚存。老夸诗有律，别忆梦无痕。高咏怀牛渚，相期隐鹿门。归来头欲白，好与数晨昏。”韵尚不杂，而通首切李杜发挥，亦宽题窄做之法也。^[31]

这首试律诗若放在其他场合，或许是一首不错的借题发挥之作，却不太符合考场试诗规则，尤其是最后两联。从第七联借李白之典故开始，作者便将整首诗拉向了归隐之意，尾联更是顺着第七联流露出了不问世事的心态，犯了试场尾联“颂圣”之大忌。清代科场文字讲究“清真雅正”，诗亦如此。乾嘉以来一再有人指出此点，如石韞玉曾云：“其（试律诗）体近于对题，命意必庄，遣词必雅，一切艳冶、粗豪之语皆不得杂乎其间。”^[32]姚文田也说：“（试律诗）言必庄雅，无取纤佻，虽源本风雅，而闺房情好之词、里巷忧愁之作，不容一字阑入行间。”^[33]陶鉴亦曰：“赞美处勿涉阿谀，干请处勿失身分，即有规勉，亦当温厚和平……一切不吉之语、衰飒之字，慎勿犯其笔端。”^[34]由此可见，金武祥的应试诗就显得有些文人的里巷穷愁之意，诗语多不庄雅，“归来头欲白”更显颓老、衰飒之态，故而考场失利也就在所难免了。此类落第诗，基本上很难留存于世，所幸有金武祥本人的回忆，才能使我们对其落第缘由略知一二。

如果说士子们为应付乡、会试中的试律诗而接受杜诗是出于“被迫”的话，那么下至士子日常诗课或窗课，上至翰詹馆课，甚至别集中大量存在的以杜句为题的试律诗，则说明由应付科考而造成的杜诗接受已自觉地内化为他们的日常行为。

四 依题演绎： 日常写作中的杜诗接受

从上述 50 科乡试诗题来看，各省乡试都出现过以杜句为题者，在信息沟通不畅的年代，谁也搞不清哪一科、哪个省的乡试诗题会以哪一句杜诗来命题，这势必要求天下士子对杜诗——至少是名篇名句——都极为熟谙，唯有如此方能解题下笔。

试律诗乃依题作诗，解题是第一步。乾隆二十四年（1759），纪昀即从辨体和审题两方面对试律诗的创作提出明确要求：“为试律者，先辨体。题有题意，诗以发之……次贵审题，批窾导会，务中理解。”^[35]无论辨体还是审题，必须清楚诗题出处，因为作试律诗“其法首在认题……认题不真，则所言皆无藉”^[36]，若不解其由则难以下笔。石韞玉更进一步指出：“试帖则因题作诗，必于命题之义细意熨帖，不得放言高论，卤莽从事。”^[37]士子若要无障碍地遇题解题，就需要对常用常读之经典熟谙于胸，至少得熟悉其中的著名篇章和经典语句，因为考试之诗题得句“皆本经史子集，以冠冕为尚，太琐褻者不称体裁”^[38]。诗文集更是如此，不少唐人诗文集乃当时必读书目，如乾隆间沈起元掌教娄东书院时，即于教规中规定：“现奉新纶，（试律诗）已入功令，则此艺尤不可不讲。初学入门，宜先读中唐诸公，次读李杜，次读昌黎，次读王孟韦柳，而温李元白，以次而及。”^[39]清代乡试诗题得句中，杜诗频频出现，客观上促进了读书人对杜诗的全方位了解。

解题之后，就面临如何写作的问题。以杜诗得句的试律诗，其写作过程正折射出作者对杜诗的理解程度及推衍阐发的具体经过。这种方式固然存在不少限制，但对杜诗接受来说还是有促进作用的。道光年间路德曾编《关中课士诗》，其中录有不少以杜诗为题的试律诗，如“渭北春天树”（《春日忆李白》）一题，时为书院学生的吴锡岱、阎敬铭、张卿霄等皆有同题之作，路德一一进行了点评。如对吴锡岱诗的点评：“抚景怀人，情见乎词，妙在不着一字，能令读者动心，此诗家上乘禅也。”^[40]对阎敬铭诗的评价说：“一、高唱入云；二、对面烘出；三、唐音，格高调逸。”^[41]对张卿霄诗的评价也很高：“一、自在流出，不假安排；二、读者须领取其声；三、另开一境；四、声东击西，始终不曾说破。”^[42]张卿霄的诗究竟如何？

瞥眼青如此，春深渭北天。树仍横古渡，窗莫小晴川。塞远波萦曲，林疎野望圆。杜陵三月雨，秦苑几堆烟。绿遍高原上，阴浓大道边。影将浮碧华，色不借蓝田。日午诗人笠，江南酒客船。如何风景好，惟见李龟年。^[43]

路德作为试律名家，对此诗的评点颇为到位，所谓“不假安排”，即没有刻意破题敷写，直接由目前之景引出“春深渭北”，其后五联则腾挪描绘渭北春深的具体景象，算是紧扣杜诗原意而深化细致地摹写，还颇为高妙地融合、化用了王维、杜甫、许浑等人的名句。第七联前一句化用李白“饭颗山头逢杜甫”句，点出李白；后一句用杜甫《梦李白》诗意，点出杜诗原意。不过最为高妙处还在于尾联一转，深含二义：表面看来，在如此大好风光下，所见者惟有李龟年；然而，弦外之意又不无感慨，因为见到的仅是李龟年而不是李白。这应该就是路德所言的“另开一境”及“声东击西”。路德在此诗后又借题发挥说“情真景真，怀人意自在言外”，并强调试律诗的用语之忌，“凡用离悲别恨等语者，不但非应制体裁，直是不能切题耳”^[44]。作为士子的日常课诗，最后一联虽不失特色，但若在应试场合，极有可能落选，因为缺乏“颂圣”之语，言词也不符合应试诗所要求之“雅正”。此句虽化用杜诗，但江南得逢李龟年时，已寓人至迟暮、国运衰败之意，是为大不祥。洪亮吉曾记载过类似的事例：“庚戌考差题为《林表明霁色得寒字》，吴（锡麒）颈联下句云：‘照破万家寒’，时阅者为大学士伯和珅，忽大惊曰：‘此卷有破家字，断不可取！’吴卷由此斥落。足见场屋中诗文，即字句亦须检点。”^[45]吴锡麒乃乾嘉间试律名家，考差时因用“破家”二字落选，普通士子若在科场出现暗含国势衰败的诗作，后果更是可想而知。不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常诗课比应试诗的要求更加宽松，更多着眼于诗艺的研习。

即使是一些已进入仕途的馆阁文人，也深受杜诗影响，依然采用杜诗得句的方法进行诗歌创作。纪昀所编《庚辰集》中收有不少以杜诗为题的试律诗，于敏中和秦勇均二人皆有以“荷净纳凉时”（《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为题的诗作。纪昀对于诗的评价是“着意纳凉字，自不泛咏荷花。通体娟秀，结亦别有远神”^[46]；对秦诗的看法为“前半写荷净，藏得凉字；后半写纳凉，顺流而下矣。结亦别有思致”。^[47]可见二诗的写法并不相同，着眼点也截然不同：一是注重从“纳凉”衍发，略过“荷净”；一是从“荷净”写起，带出

“纳凉”。纪昀指出二诗结尾处都别有韵致，于诗的尾联是“陂塘秋渐近，相对意云何”，所谓“别有远神”，当是针对杜诗而言。杜诗本意及于诗的主体是当暑纳凉，结尾时于敏中却将诗意宕开一层，抛出秋凉时的景象当如何之意。秦诗的结尾是“相逢君子德，当暑亦清和”，既紧扣题旨，又婉含“颂圣”之意，远较一般的“颂圣”之语高明，其中亦暗含警策——所称赞之人要有君子之德，纪昀所谓“别有思致”大概指此。已入仕者的试律诗写作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颂圣”的程度可以弱化，不致造成千人一面甚或令人生厌之感。

以杜诗为题的试律诗习作，一直延续到科举考试废除前夕，时为生童的周作人在1900至1901年间曾五次以杜诗为题进行创作，诗题分别为“新晴锦绣纹_{得纹字}”“闻道长安似弈棋_{得安字}”“二三豪俊为时出_{得时字}”“巡檐索共梅花笑_{得花字}”“虎气必腾上_{得腾字}”^[48]。因未见具体作品，其创作详情不得而知。但周氏所据之杜诗并非均为名句，可从侧面反映出士子日常对杜诗的熟悉程度，以杜诗为题创作试律诗也具有深远的影响力。

由此可见，因清代科举考试中大量出现杜诗得句，各类人士在应付科考的同时激发出普遍性的学杜、研杜活动。下至生童，上至馆阁重臣甚至帝王，笔下均衍生出以排律形式来敷衍杜句的诗作。这对他们后来的诗歌创作，以及清代的杜诗接受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低估的。

结 语

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开始，试律诗重新纳入科考范围，士子们必须先通过乡、会试的试律诗这一关，才有机会逐步走向仕途。受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崇杜思潮和当权者对杜诗推重的双重影响，杜诗成为了各省乡试命题中最集中的取材对象，士子们在备考和考试过程中也对杜诗进行了仔细的揣摩和推敲。这种举国体制下的考试形式，对杜诗的接受而言，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乡、会试中以杜诗为题的试律诗也仅仅是试律诗文献的冰山一角，曾经参与过此类诗歌创作的人数已难确考。但现存的50科采用杜诗得句的乡试

资料以及散见于群籍中的士人诗课、翰詹馆课的试律诗，足以鲜活地告诉我们曾经有无数士人为了琢磨某句杜诗的蕴涵而努力对其诗歌进行刻画、敷衍，又在考试时将之恰切地表达出来。

虽然清代的杜诗接受呈现出多种形态，以杜诗为题与当时社会上的崇杜风气可能交相为用，互相影响。乾嘉以后杜诗学的繁荣诚然不能完全归功于杜诗得句这种形式，但几乎全天下的读书人都在努力学习杜诗、揣摩杜诗，杜诗成为他们启蒙以后即要刻苦研究的对象，这或多或少会对当时的诗歌创作产生一定影响。退而言之，用于科考的试律诗，固然只是一时的表现，但诗题中大量出现杜诗，对于理解杜诗、研习杜诗及杜诗的接受还是产生了极大的推动。更有甚者，即使是已经考取功名的部分士人，依然会在此后的诗作中采用杜诗得句的形式创作试律诗，进一步对杜诗进行推衍。原本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产生的创作形式逐渐内化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凡此，均使得清代中期以后的杜诗接受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1] 学界虽有部分论文涉及科举与杜诗的关系，如詹杭伦《杜甫诗与清代书院诗赋试题》（《杜甫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黄一玫《杜甫诗赋与清代科举——以清代书院中的杜诗课题为中心》（《杜甫研究学刊》2019年第2期）、马强才《科考律诗新政与清代中后期杜诗学的新变》（《中国诗学》第17辑）等，但这些论文多未能从试律诗的角度展开论述，也未深究杜诗作为科考试题的原因。

[2][9] 昆冈等：《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续修四库全书》第803册，第291页，第2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3] 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第263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 杨春俏、吉新宏：《清代会试试帖诗题目出处及内容类型分析》，《晋阳学刊》2007年第2期。根据其统计，67科中出自集部者34题，其实另有一题“云随波影动”，乃出自宋人徐集孙《同杜北山郑渭滨湖边小憩》，故出自集部者当有35题。

[5] 陈圣争：《乾隆时期试律诗艺术风格探析》，《文学与文化》2019年第1期。

[6] 清朝乡试最初分16省考试，从光绪元年（1875）开始，

陕西、甘肃二省分试，此后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均分17省乡试，光绪二十七年（1901）仅西南五省乡试有诗题，诗题总数看似为 $16 \times 55 + 17 \times 11 + 5 = 1072$ 题。实际情况颇为复杂，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等因素，从咸丰元年（1851）恩科乡试至同治六年（1867）所行之9科乡试有不少省份停科，有次年补行者、亦有下一科正科并补行者、还有一科而补数科者，也有未补行者。为便于统计，凡补行者仍有诗题，而未补者自是没有诗题，因此去掉这9科停科而未补行之省份的乡试数目，实际总数为1044题。

[7] 据笔者统计，第二为苏轼，64题；第三为李白，46题；第四为白居易，33题。

[8][32][3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7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第495页，第495页，第4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0] 允禔等：《钦定大清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第29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1] 英汇等纂：《科场条例》，页四b，咸丰二年（1852）刻本。

[12] 毛奇龄：《制科杂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71册，第646页，齐鲁书社1999年版。

[13]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第25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14]《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25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版。

[15][16][17]《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8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第372页，第551页，第455—45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18][19]《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60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第167页，第6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0]《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9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第2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1]《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55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第3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2] 董沛：《汝东判语》卷六，页四，光绪正谊堂全集本。

[23] 以上各省取中正副榜人数，乃据《钦定大清会典》统计合并而成（顺天乡试取录人数颇为复杂，此处按其取录最高人数而言）。不过，从现存乡试录、同年齿录及硃卷情况来看，这仅为乾、嘉、道三朝的一般情形，咸丰、同治

间常有并科现象，正榜取录人数通常超过规定人数。光绪时可能因考生人数增多，取中员额超过规定是常态。详参《钦定大清会典》，《续修四库全书》第794册，第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24][27]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第367—368页，第3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25] 车顺轨：《湖南乡试录序》，页一b、页二a，道光二十九年（1849）刻本。

[26]《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60册，《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第6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28]《清代硃卷集成》第130册，顾廷龙主编，第363页，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

[29]《直省乡墨文萃全集》，夏献馨评选，页二三a，光绪元年（1875）琉璃厂善成堂刻本。

[30]《清代硃卷集成》第358册，顾廷龙主编，第91页，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版。

[31] 金武祥：《粟香随笔》，第192页，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

[33][34] 梁章钜：《试律丛话》，第515页，第51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35][46][47] 纪昀：《纪晓岚文集》第3册，第11页，第136页，第14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36] 吴牲：《诗赋题笺略·自序》，页三b，乾隆二十八年（1763）春晖阁刻本。

[38] 蒋义彬：《词馆试律清华集·凡例》，页一b，道光四年（1824）刻本。

[39] 王祖畬：《民国太仓州志》卷九，页六a，民国八年（1919）刻本。

[40][41][42][43][44]《关中课士诗》，路德编，页一九b，页二〇b，页二一a，页二一a，页二一a—b，光绪七年（1881）义和堂刻本。按：此书为陈圣争先生私藏，承其见示，谨致谢忱！

[45] 洪亮吉：《北江诗话》，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48] 周作人：《周作人日记》，第166页、第168页、第177页、第232页、第239页，大象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马勤勤